

旅人札记

[法] 司汤达 著

徐知免 译

Lü Ren Zha Ji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旅人札记

[法] 司汤达 著

徐知免 译

Lü Ren Zha Ji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旅人札记 / (法)司汤达著;徐知免译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3

(世界散文名著)

ISBN 7-5306-3528-X

I. 旅... II. ①司... ②徐... III. 游记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32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1.875 插页 2 字数 247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4000 册

定价:19.00 元

中译本序

实在,司汤达(本名亨利·贝尔,1783—1842)是无需介绍的,他早已通过他的作品介绍了自己,使我国广大读者认识了这位 19 世纪的杰出的法国作家;但是,在译出这本《旅人札记》(Mémoires d'un touriste)之后,我还是得写几句话以说明此书的由来、形成和意义,以及我所以要译介它的原因。

司汤达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,第一阶段是 1799 年至 1814 年的军旅生涯。他追随拿破仑一世的鹰旗转徙欧洲,在军中服役,然而兴起在少年人心中的这股“圣火”并不久长,很快就随着帝国的覆灭而消逝了。第二阶段从 1814 年至 1842 年,古老的波旁王朝既已复辟,他不得不脱离政治,走上了文学之路,他写出了大量优秀的小说和评论,成为一位作家。七月革命之后,他曾一度担任过法国驻契维达-韦基亚领事,但其实那不过是个闲职,他主要还是从事著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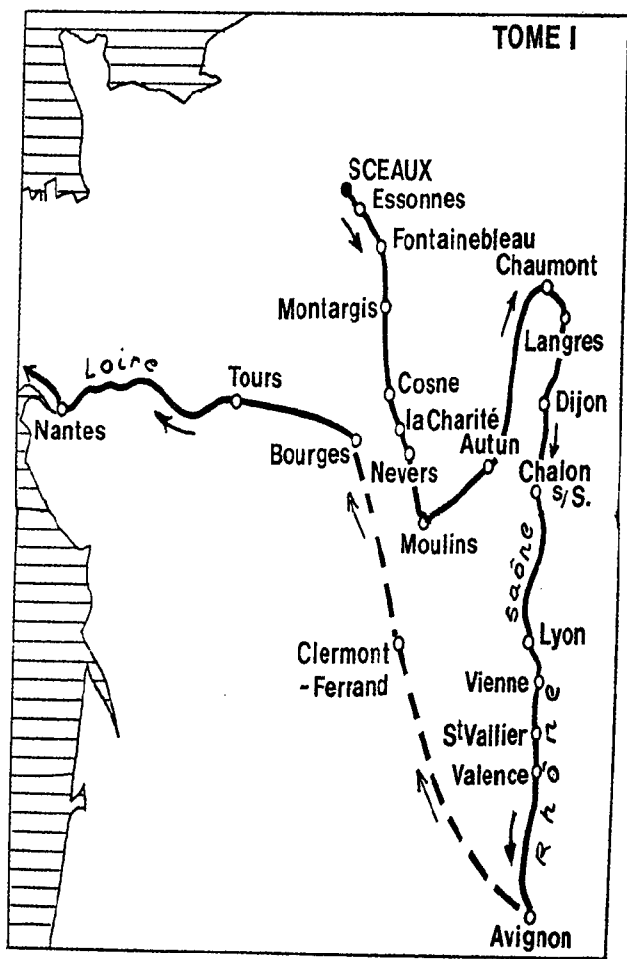
1837 年左右,司汤达假托一个“钢铁商人”的名义写了

· 旅人札记 ·

一本法国游记，书名《旅人札记》。时间是从1837年4月到同年9月，其中有些标明月日，有些则仅注出地点，没有写作时间。根据札记上的旅行路线，第一转是从巴黎出发，南下至于穆兰，再折向欧坦、肖蒙，进入罗讷河流域，抵达里昂，然后又沿卢瓦尔河向西北转至瓦讷、雷恩，回到巴黎。第二转主要记述在南方普罗旺斯的旅行；但亦曾去过日内瓦，惟无确期。书于1838年出版。他每至一地，辄随手札记，举凡地理概况、历史故实、建筑、绘画、社会轶闻、乡野风情，再加上他对当时法国现实生活的感想、讽喻，无不一一笔录，其中有些就是他小说故事的脉络、轮廓或雏形。于此你可以看到《红与黑》的影子，或是《巴马修道院》的回声，还可以看到他当代人物如拿破仑的评价等等。这些既非高头讲章，又不是正规的评论文字实在具有重大的文学研究价值和美学意义。

古今中外，在正史中往往因为涉及某些个人或集团的利益，以致有些记载对有关人物或事件或将无作有，褒贬无度，或混淆是非，颠倒黑白，肆意歪曲史实，造作浮词。历史本来应当实事求是地建筑在事实的基础上，而它们恰恰相反，既然事实都舍弃了，又谈得上什么历史意义呢？于是乃有了野史之撰作，一些被湮没了的历史事实每出现在私人笔记中，微言足证大义，乡闻可以补阙，这正是这类作品值得珍贵的地方。我于暇日读司汤达《旅人札记》，弥觉佳趣盎然，文词亦复简练犀利，因译之，以供雅鉴。

是为序。



作者 1837 年旅行路线图

告 读 者

您准备阅读的这本著作原本是经营钢铁生意的推销员L先生的札记手稿。L先生的原文对事物往往直呼其名,这样其性质反而陷入了一种很不正确的观念,以致晦暗难明。他央请我为他润色文字,对此我回答说,实在我自己倒很需要别人修润我所写的东西;我蔑视而且厌恶那种学院式的刻板文章。

L先生在殖民地总是讲西班牙语或英语,因此在文稿中的很多地方使用这些语言,认为其中许多词句极其生动。

“确实,非常生动!”我对他说,“不过这只有会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人才能懂得。”

上面提到的这些小小的缺陷,就是我在编定这些文稿时所感到的全部弱点了,我不得不将原稿删去四分之一,其中既有轶闻故事,又有个人感受;一切以后偶尔都能碰到,尽管书中语气难免稍觉坦率,但是我想读者会爱读这本法国游记的。要说作者没有一点小圈子的想法,这我不大相信。依我看,应当删去一切让圣日耳曼郊区^①的人感到不

① 从前的巴黎贵族住宅区。

· 旅人札记 ·

喜欢的东西,或者那些使《国民报》^①讨厌的东西。

我的政治见解比较谨慎,自与本书作者不同;在本书中他的态度丝毫也没有变得稍微温和一些。

亨·贝^②

① 当时巴黎的一家报纸,创办人是卡雷尔、米涅、梯也尔等属于自由立宪派的人士。1830年创办,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后停刊。

② 作者原名亨利·贝尔的缩写。

引 言

我想谈谈生平曾经做过的事,也可以说我自己长大成人的经历;我来到这世界上已经快三十四年了。

我的父亲是个严厉的人,由于历年辛勤工作,在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誉。从前他每天都对我反复叮咛教谕,我们家境贫寒,但是他却勉力供我上学,给了我良好的教育;这样做可不容易啊,至少于我确实如此。

我不曾有过什么童年欢乐,我的一生总是严酷的。十岁时,我学习希腊文、拉丁文、数学等等,每天十个小时。费了很大气力,严厉的父亲才让我学音乐、图画,但是我必须提前一个小时起床;其实我早就睡眠不足了。

十六岁时,我在一所海关办事处工作;这里的主任是我父亲的朋友;我每天除工作外还要用四五个小时去完成学业。

我父亲说在当今这个自由放任的时代,从一般倾向上看,只能培养出一些中不溜秋的人。

“我不知道,”他说,“你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杰出人才;但至少,你一定要做一个有教养的人。”

人们切切实实按照这个教育方法去执行,于是我就失

去了青春岁月。十八岁，办事处占了我的全部时间，每天得干十到十二个小时。现在我揣想，这是我父亲曾经关照过不要让我有时间去惹事生非的缘故。结果我就成了工作的牺牲品。

我到海关办事处三年了，突然，他们派我到殖民地去任职。我不知道是哪个坏小子向领导揭发我是个自由派，这位领导接着又加油添酱，给巴黎寄发了一份可恶的有关我的材料。他们宣布我这个人思想极其危险。天晓得，一个十九岁的青年，每天在郁闷的办公室干上八小时，除了想博得偶尔邂逅的女人的青睐之外，还会想什么别的事呢。不过我倒并不埋怨他们：这些先生们也是一心一意向着他们的政府啊。

就这样，我戴着一个危险人物的帽子来到了殖民地。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他们每天一早就叫醒我喝咖啡。

为了报复流放我的政府，我学英文，我开始研究自由主义。

终于我喜欢起我来到的这个新地方了，我要在这里生活下去，对于那位流放我的梳着大分头发式的领导，我是二十次的为他祝福，感谢不尽。我时常管带一艘小艇到各个小岛去巡视。我跟一些商船船长来往，这些人在这炎热的地方过着快活日子；有的时候，我甚至荣幸地与王家海军的下级军官们一起畅饮潘趣酒^①；可是我也时常犯些处事不慎的过错，虽然不是政治方面的，但也相当严重。有一天，

① 一种掺和着糖、红茶、柠檬汁的酒。

我在太阳底下工作，忽然染上了炎症，病势来得异常凶猛，我的领导是个好人，他只想到一点，就是生怕自己受到牵连。出于人道考虑，也不等部里批示，立即把我送回欧洲，他这一着倒也高明。

船到中途，欧洲凉爽的风很快使我恢复了健康。我回到法国我的祖居老屋，又过起了狭隘、小气的资产者生活：我的雪茄烟味整天熏得女佣好不难受。我这个人此时已经懂得要让别人尊重我，可父亲待我简直就像我才十五岁似的。

我真害怕自己会变成一个怪物，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喜欢我的父亲。在他的粗暴行为里，有一些话他经常重复，这很令我震惊：

“你在那边究竟搞些什么名堂？”他大发雷霆地责骂我。“是不是，一直要到五十岁，你才能给自己搞到一份九百法郎的退休金呢？”

父亲让我辞职，结婚；我不敢拒绝。我看得出，等假期结束我回殖民地的时候，他不会给我一分钱整制行装。

我做起钢铁生意来了：这是我岳父的本行。作为推销员，为了推销和购买货物，我做过多多次旅行。我的岳父总喜欢装出一副忙忙碌碌的模样，但实际上，他这个人最懒；他看我已经上了路子，就让我一个人大干起来；我成功了。

由于种种机遇，我的生意有了很大的发展，这倒不是因为特别能干，主要是运气亨通，财源茂盛。我表面上很愉快；大家也都认为我幸福美满，什么都不缺，但实际上幸福却离我的心灵非常遥远。

我敢说我的妻子有福气；至少为了迎合她的一切愿望我毫不吝惜，而且我也相信她是愉快的。不过，实实在在我并不真心爱她；我这样做仅仅是出于对她的父亲怀有尊敬之情而已。我是个怪物吗？我心里暗自思量。难道说我生来就没有爱？

老天爷为了惩罚我，使我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：我已三十岁；对于一切事物的想法都改变了；甚至我的感情都起了变化。

我妻子的去世给了我精神上最大的震荡不安，使我的生活起了新的变化，但至少使我感到自慰的，是她生前对于那些会带给她忧愁的事儿从来不曾揣想过。我真心为她哭泣：不过对于世上的一切我却感到深深的厌恶。

这残酷的死别之后头三四个月里，我隐居在凡尔赛；我每星期只去巴黎三次，在生意上花一两个小时。这种沮丧情绪也让我岳父心情不快。家里的一位女友——这人相当会耍手腕，劝我赶快再婚；这句话在我心里引起了很大波动。

那一天，我在水塔值日站岗^①，就在林荫大道上。尽管我心茫然，极感不幸，但岗还是要站。站完岗之后，正是凌晨两点，我没有回家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一整夜我都是坐在哨所门口一张草垫椅子上度过的，我一直在低头沉思。

我可以肯定维侬太太是秉承我岳父的意旨才来催我再婚的；也许他只是背后怂恿？再婚！我又要重新陷入六年来的那种生活吗？

我曾经在一个冷酷无情的婚约撮合起来的婚姻中生活

① 当时凡是二十五岁至五十岁的公民都要参加国民自卫军，值日站岗。

过;对于每天都得跟父亲或岳父一起共进晚餐的日子我太熟悉了;我要有我自己的小家庭生活。

不久,我们的商务日渐兴隆,于是也必须常常宴请客户。然而,由于每次总得备上佳酿,这种宴会花销很大,竟成了我的一项沉重的负担。

随后冬天来临。通过我的宴会结成的良好关系(这一点我从前没有想到),我的妻子也常被邀请参加舞会;我只好去打“爱加尔带”^①,可是在付钱的时候,在桌子上放置的七八枚五法郎钱币之中,却总是缺少一枚。这使我十分不快,脸一直红到耳朵根子,就像是我偷了似的,随后我又为自己脸红而羞惭;我感到这种跟无赖之徒一道聚会简直是极大的痛苦,比宴会还要折磨人。

钢铁生意继续碰上了好机会,十分红火。我认真地全力以赴,不愿因再次更换职业而蒙羞。有好些次我在自己房间的写字台里收藏起一两沓一千法郎的钞票时,我承认,我总是很稚气地凝望着,心里充满喜悦。我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钱。这些钱都是我经营生意的纯利润。我想:现在我已经赚了这么多钞票,从一切迹象看来,将来我还能赚得更多。我生性温和,丝毫不想扩大投资;而且我承认,我真像个吝啬鬼一样,眼睛老是紧盯在这些可怜的一沓沓一千法郎钞票上。

我的妻子不久就为这些钱派上了用场。我们常常举行晚宴,因此我们的社会关系有了很大的扩展。我妻子甚至

① 一种扑克牌戏,两个或三四个人都可以玩。

说要让我在连队里被任命为中尉。有一天，她突然若有所思地叫道：“到我们家来赴宴的人会不会想：这家人请我们吃饭怎么搞的？他们大概经济拮据，要不，你看他们家的这些家具。——应当承认，亲爱的朋友，”她补上一句，“这些家具实在配不上你的社会地位。”

我做了一些争辩；不过后来，那一年，用在家具上的钱不是二千法郎，而是七八千。实实在在，在我们的生意上我岳父应得利润三分之二，但他常执意要送三千法郎给他的独生女儿做礼物。我忘记说了，为了拥有一座配得上家具的房子，我们就搬到我岳父家里三楼上去住。我们为这次乔迁之喜大大地庆祝了一番。

而今，在我不幸失去了妻子十八个月之后，因为没有孩子，我打算仍回殖民地去。我的岳父知道了这件事，便格外钟爱起我来。有一天，天气晴好，他对我说：“为了对你稍稍有所安慰，”他说着就给我看一份他亲自签了字的文件，“考虑到你的工作和勤奋，我要分给你一半利润。”我的一个朋友，同时跟我岳父也很熟，对我说：要是我置这位可怜的岳父于不顾，那我可真是个好蛋了。我没有立即回他的话，因为怕被他认做坏蛋。我岳父，这个好人，心里老惦念着身体健康，走起路来已经非常蹒跚，不过他对女儿的死并不很悲痛。

当他们来跟我谈再婚的事时，事情就是这样。为此，我坐在椅子上，面对着水塔哨所，考虑了一整夜，这件事该如何解决呢。我反复思量，分析了每一种情况；认真地追问自己：在这个时候，若是全部更新家具，把桃花心木的换成黄

檀木的，我会快乐吗？

读者们预想到的结果是，在我妻子去世不到一年之际，——对她，我曾是个很好的丈夫，而她对我也是一个极好的妻子，——我觉得自己有一件事非常惭愧：这就是除了她才去世不久有过一阵子可怕的痛苦外，我自从单独生活以来，反而感到十分愉快。对于这一发现我自觉可耻，我第一次成了一个坏蛋，我自私。过了两天，我以几乎悲痛语调对我岳父宣布，我对上天从我身边夺去的、我值得爱慕的妻子将永远保持一片忠诚。

“在这个情况下，”他十分平静地回答我说，“应当辞掉奥居斯汀娜，给她五十埃居^①奖金让她走，另外请一位善于持家的女管家来；因为，现在，每星期六人们看到我床上新铺的白布被单总是湿漉漉的，根本就没干。事情不能总这样下去。”

关于他女儿，他没有说一句话。

于是，我们请了一位曾在贵族院议员家干过的女管家，我自己也特别关心我岳父的生活起居。这好办，我亲自察看人们铺在我岳父床上的被单是否干爽、舒适。

这个好人知道了这件事，抱住我大哭。“你能答应我，”他对我说，“永远不会抛下你妻子的可怜的父亲不管吗？”——我答应了，但他要立一个字据，上面不但写明我可以获得一半利润，而且，在他死后，如果我愿意，我可以拥

① 一种法国旧银币，值三利弗尔。圣路易时代也曾铸造过一种值六利弗尔的。

有库存现金、存货和整个商行；他遗嘱里所指定的继承人可以获得十万法郎巨款。

“而这个人就是你，我亲爱的菲力浦。”他像平常那样亲切地对我说；但是我一点也不相信。平常我做起生意来他总觉得我过于大胆，所以我不得不带点勉强让他同意，当然一个巴黎人的自尊心不大肯容许我这样做。实际上我心里有个目标：我爱钱，我有这份爱好已经快两年了^①。岳父需要我多长时间我就照料他多长时间。我现在有钱了。如果我失去了他，我就把我的商号抵押了回殖民地。看来我快要变成巨富了。由于我一点也不喜欢日常商务，尤其是钢铁这一行，我总是非常冷漠地干着。

我父亲听说我已经成了这个行当的领袖人物，开始对我十分器重起来。如果我在国民自卫军中职位高升（要是我愿意这能办到），他会更尊敬地对我说话的。可是我并无此想法。我无求于人，不管是父亲还是别人，但愿他们不打扰我的安静。也许最后我将去殖民地定居，我觉得那里的人很洒脱，一年四季，大部分时间外出时就戴一顶草帽，穿着平纹麻布茄克。——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上的通病就是虚荣，这可是对虚荣这种坏风气的一种抵制。这可算是把自然纯朴的习俗体现在行动之中。在我看来，幸福是具有感染性的，我觉得一个奴隶比一个庇卡底^②的农民要快活

① 启程去殖民地时19岁，在殖民地生活了6年，婚姻生活了6年，嫠居了2年，总共33岁。（原注）

② 法国北部旧省，首府是亚眠。今索姆省及附近地区。

得多。他能吃饱饭,有衣服穿,病了也有地方诊治,每天晚上跟他的情妇跳舞,无忧无虑地过日子。有一天,要是人们告诉奴隶说按欧洲眼光看来他是不幸的,于是,他的一切幸福就完全成了泡影。我本人实在一刻也不愿推迟奴隶的解放^①。对于前面说过的这些话,我真有点后悔。读者,你们再看看那些话吧!实在毫无意义。我只想对你说,生活在奴隶们中间倒不会让我感到不幸。我想,这里,就像许多别的事物一样,平常认为真实的事其实全是假的。

不过,我只是想把这些事情用笔记录下来,其他什么也不做;否则我在我的那些同行,那些搞钱的人中间就会名誉扫地;——而他们现在很器重我。他们认为我是个好人,只是有点傻。如果我有见解,如果我说话,那么我在他们眼中就成了一个可怕的雅各宾党^②,中庸的大敌。

我这种在马提尼克了此一生的想法仍然没有中止,或者至少,在晚年来临以前,在那里过上八至十年,这个想法虽则还不曾完全定下来,却让我学会了比较。

我刚才忘记说了,在我结婚两年之后,我们的商行在里窝那^③,一度倒闭,其股息按奥地利的票值清偿,这样倒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意大利、奥地利和瑞士看看,而且还免得被我妻子指责我这种毫无意思的好奇心。

在意大利,我买了一些油画。艺术鉴赏对我是一种安

① 1848年3月4日临时政府原则上通过:法国宣布这项解放,并于4月27日颁令,制定规章。(原编者注)

② 指激进派。

③ 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,滨地中海